



## 孤影

三月的海風，猶有一寡涼，吹起來予人感覺特別爽快。我坐佇堤防邊，看著海湧整齊的拍佇沙仔頂，大概佇五百公尺遠的所在，我看著阿媽的形影。自從阿公往生了後，我總是感覺阿媽的形影加一份孤單恰寂寞，雖然伊的目睷看起來猶閣嬌嬌，但是眼神已經無較早的熱情，目睷親像是一口焦枯真久的井，對井口看過去，深甲予人看袂著底，嘛無法度估計深度，我干焦知影，佇上深的所在有伊恰阿公的過去。

阿媽行到我身軀邊順勢坐落來，我趕緊去共伊扶。

「小心寒著！」阿媽一面講一面提外套予我，我只是tim一个頭。

「食飯！」

阿媽提著伊拄拄煮好囡入去盒仔裡的飯菜予我，我看著佇海坪頂迤迤的囡仔，感覺家己嘛轉來到囡仔時代彼種無煩無惱的生活。

「較早你上恰意叫阿公tshuā你去海邊仔迤迤，我會記得你上恰意共塗掌成細粒圓仔，閣吵阿公愛紮轉來煮，每擺攏是我去叫恁轉來食飯，這馬你大漢矣，嘛較會曉想，無親像細漢時陣遐爾gâu使性地。」阿媽吐一口氣，繼落來講：「時間過了真緊，人人攏已經恰以早無全款矣。」

阿媽伊無讀過啥物冊，所以嘛袂曉用「人事已非」來形容，但是這是阿媽想阿公的方式，伊總是輕輕講著以早發生的代誌，敢若是別人佇咧講故事全款，雖然伊目睷瞇瞇，但是我猶原看著悲傷，感覺著孤單。我定定咧想，阿媽是毋是無想欲流目屎，所以伊選擇共目睷瞇瞇起來，共目屎關佇彼口看袂著底的井內。有幾若擺我艱苦甲講袂出話來，我干焦恬恬聽阿媽講伊恰阿公的故事。

海湧猶原整齊的拍佇沙仔頂，敢若有真濟話想欲恰海坪講，所以一直發出「啪啪」的聲音，親像阿媽有真濟對阿公的思念全款，嘛可能是因為今仔日是阿公的忌日的關係！

「你猶會記得阿公送予你的彼條帔鍊無？」

「會記得啊！」我刁工假做真輕鬆的講。

「恁阿公定定咧講：所有的孫仔攏無，毋過因為伊上疼你，所以就偷偷仔買一條送你。」

我摸著帔鍊，阿媽繼續講：「我恰恁阿公去銀樓的時陣，一看著彼條帔鍊，阮就知影你會恰意。拄拄仔好你相免，所以就買落來送予你做生日禮物。我猶會記得你看著彼條帔鍊閣跳閣叫的模樣，無想著最後你竟然歡喜甲哭出來。」

我對阿媽笑一下。

彼條帔鍊是我十二歲的生日禮物，是兔仔的造型，我一直掛牢咧，伊予我感覺著阿公的溫情恰祝福隨時攏陪伴著我，但是就算講我無掛牢咧，我猶原會當強烈的感受著，我恰

伊姪姪黏做伙，彼毋但代表著阿公對我的疼惜，嘛是我唯一會當具體思念阿公的物件，閣較是我生活的重心，我無倚靠時唯一指引我的地標。所以我哪會去放袂記得呢？彼是一份永遠攏無法度割斷的愛！這馬每擺我掛起彼條帔鍊的時陣，我就會想起阿公。以早予我佻意甲會共同學展覽的物件，如今煞予我流目屎。原來，因為思念一个人來流目屎，竟然是遮爾簡單。

我一直無法度拍開飯盒仔食飯，有真濟擺我感覺真痛苦，我一直看天頂，無想欲予目屎流落來，一直到阿媽閣一擺提醒我食飯。

「趕緊食啊！無飯菜會冷去，按呢就無好食矣！」

我tim頭，拍開飯盒仔。

「遮攏是恁阿公上愛食的菜，今仔日是伊的忌日，毋知影伊人有轉來厝裡食飯無？」

「阿媽！你欲食無？」

「毋免矣！我佇厝裡已經先食飽矣！」

我看著飯盒仔內面的菜，我雄雄感覺我一喙嘛吞袂落去，因為我的目屎早就已經滿到嚨喉矣。這個所在是倚海的小魚莊，所以三頓免不了攏有魚仔，我會記得阿公伊上愛食阿媽煮的紅燒魚肉，當我看著這項菜的時陣，我的目屎已經偷偷仔流落來，我猶袂赴拭掉，阿媽已經發現。

「伊伶仔！你哪會咧哭？」阿媽緊張的問我。

「無啦！阿媽，是風傷大，沙仔吹入去目睷內！」我忍袂牢傷心的目屎，毋過嚨喉管煞一直溼起來，我清彩揣一个理由來講。

「來！我看覓咧！」阿媽認真的看我的目睷，想欲幫我共沙仔歛出去。

「毋免啦！沙仔已經綴目屎流出來矣，我無代誌。」

我趕緊閃開阿媽的眼神，避免佻伊有相對目的機會，因為我驚我會忍袂牢哭出來，我無想欲予阿媽看著我流目屎的模樣。

我趕緊用湯匙仔khat一喙來食，雄雄感覺嚨喉變姪，怎樣嘛吞袂落去彼喙飯，我袂記得共阿媽講減摻寡鹽，因為目屎已經有夠鹹矣。嘛有可能是阿媽煮菜的時陣目屎無小心滴入去內面，嘛可能是我的目屎傷鹹矣，予我無法度分辨菜的氣味。我嘛知影，我一直無法度閣食第二喙。

「恁阿公嘛已經離開兩冬矣。」

「阿媽，你會想阿公無？」

阿媽無回答我的問題，伊干焦一直摸手頂的手指，彼是阿公送予伊的，彼kha手指看起來誠舊，無啥物特別的花草，可能是因為年代傷久矣，看起來煞有一寡變形，但是阿媽猶原毋肯剝落來。聽阿爸講，彼是當年阿公少年時送予阿媽的定情信物。

阮恬恬無講話有一段時間。

「伊伶，你敢會想阿公？」

「會啊！我真想阿公！」我真肯定的回答伊。

阮閣一擺無講話，這種氣氛有淡薄仔冷，予人無法度喘氣。

「阿公留予你的二十萬，你有收好無？」

「阿媽，我毋甘用遐的錢。」我的聲音聽起來有一寡姪。

「戇困仔，彼是阿公欲予你讀冊的，哪會毋甘用？」

我無閣回答阿媽的問題，因為我驚目屎會閣流落來，我一直真想欲予家己較堅強一

寡，但是我真正無法度。我想我一世人絕對袂放袂記得我提著批的時陣：當我對內底抽出一張支票頂面寫著短短幾句話的紙，就佇彼時陣，我的目屎就像做大水全款，一直流落來，我嘛無法度控制家己的情緒，哭甲遮艱苦，無法度停止。原來，阿公佇知影伊家己身軀漸漸衰弱的時陣，伊就已經先準備好矣。彼張紙頂面寫：「伊伶，自細漢到大漢我上疼你，你嘛是我一手liáp大漢的。阿公知影你真gâu讀冊，你愛認真讀冊，嘛愛好好仔有孝阿媽！」短短幾句話，我煞按怎嘛讀袂完，干焦感覺胸坎一陣一陣的抽疼，予我喘氣困難。原來，這就是心疼的感覺。

我由在海風吹過我的面，予我想起了前冬阿公離開阮的時陣。告別式就佇葬禮的樂隊聲伴隨著三月的海風之下開始，彼時陣是按怎進行的，禮數又閣是啥物，佇我的記憶內早就已經無清楚矣，但是我永遠袂放袂記阿媽佇彼工悽慘的哭聲，予人聽著嘛感覺心疼。對彼个時陣開始，伊的目睷間就加一份寂寞。

阿媽看著海，唱起彼首日本歌——櫻吹雪，這種的旋律對我一出世開始就已經知影矣。以早總是有阿公陪伊唱。我猶會記得阿媽每擺曝衫仔褲的時陣，攏會唱這首歌，而且阿公是坐佇厝埕內底恰阿媽同齊唱。我想，伊一定真思念阿公。這馬每擺阿媽唱起「櫻吹雪」時，我就知影，伊閣想起以早少年阿公追伊的情事。

「阿媽，你閣想起以早少年時陣的代誌矣，著無？」

「佇阮彼个年代，欲自由戀愛是一件困難的代誌，你知影無，我恰恁阿公是按怎熟似的？」

「我無聽你講過。」

「阮是佇一个落雨天搪著的，彼時陣，可能是因為雨落了真大，視線無好，所以恁阿公騎鐵馬無小心去拚著我，後來伊送我轉去，阮是按呢熟似的。」

「後來恁攏按怎聯絡啊？」我真著急的問。

「佇每个月的十五恰三十，恁阿公固定攏會出海去掠魚，彼个時陣我就會去海邊仔恰伊開講，了後伊就會出海去矣。」

「平常時，為啥物恁無愛定定見面？」

「惹孫，彼時陣的人哪有像恁這馬的少年人遐爾開放！按呢已經袂稜矣，若是定定見面，會予庄裡的人講閒仔話。」

「阿媽，為什麼你恰阿公會定定唱彼首歌？」

「彼首日本歌是恁阿公送定情信物予我的時陣唱的。彼時陣，咱台灣人予日本人統治，所以干焦會當唱日本歌，講日本話。」

一時陣我想起有一站仔我真恰意看日本戲，彼時陣阿公攏會那陪我看那教我日語，而且猶會真風神的講：「阮以前讀日本冊的時陣，每擺考試攏是一等的！」最後猶會比一个「讚」的手勢。

有時陣我一直感覺阿公伊無離開我，因為有關係伊的記憶一切攏是遐爾清楚；伊對我講的話，猶佇我的耳空邊；伊溫暖的笑容恰親切的面容，猶原深深印佇我的腦海內面。這種的感覺隨時陪伴我，到這馬我猶原無願意相信：伊已經離開我兩冬。兩冬，七百三十个日子裡，佇這段長暝的歲月內底並無因為時間的增加予我心中的記憶褪色，顛倒是一點一滴的加深我的思念。

我想，阿媽伊嘛是全款。

「阿媽，你一个人佇遮好無？」這已經毋是我第一擺按呢問阿媽矣。

「真好啊！哪會按呢問呢？」

「搬來恰阮同齊蹓好無？」

「我袂習慣，我對少年時就蹓佇遮，而且遮有我的朋友閣較是我恰恁阿公落地生根的所在。」

我知影阿媽猶是毋甘離開遮，佇這個所在，有傷濟伊佻阿公的過去。但是，我嘛知影，我佇台南定定想起阿媽，嘛定定煩惱伊，但是煞干焦會當佇半暝，偷偷仔覘佇棉襪被內底偷哭。

今仔日的海水真藍，海湧嘛比平常時閣較大，我坐佇堤防頂感覺著規个人敢若綴海湧浮沉，若親像阿媽佇我心海內底浮沉全款。

我每禮拜攞會轉去高雄看阿媽，因為我想欲加倍伊，加佻伊做伴，我毋知影未來的日子猶有佻濟時間會當陪佇伊的身軀邊，我只是想欲盡我所有的能力陪伴伊。毋過，我知影阿媽伊猶是寂寞、伊猶是孤單，因為阿公的位置是無人會當代替的。

猶會記得有一擺，當我轉來到庄跤，一入門，就看見阿媽坐佇搖椅頂面，手內底提著阿公的相片，恬恬仔流目屎。我倚佇遐無法度振動，鼻仔一直酸起來，一直無法度講出話。黃黃的電火光線有一寡鑿目，照佇阿媽的身軀頂，照佇塗跤頂的影像有淡薄仔無清楚。音樂對一台舊的收音機傳出來，聲音雖然真大聲，但是袂鑿耳，旋律毋是你愛我我愛你的彼種流行歌，嘛毋是古典音樂，嘛無親像是民謠，是伊佻阿公彼首訂情歌——櫻吹雪。曲調非常的優美，聽起來有一種年代久遠的感覺，這個時陣我才發現，這個聲音真熟似，這敢若是……

「阿媽！這是……阿公的聲音？」

「伊伶！你轉來矣！」阿媽越頭對我講。

「阿媽！」

「這是恁阿公唱的，我用錄音機共伊錄落來。」

我猶原踎佇遐，阮真久無講話，我看著阿媽的一舉一動，雄雄感覺目睷前這个人敢若無親像毋是我的阿媽，伊變甲真消瘦落肉，面頂加真濟的皺痕，連行路嘛袂在，這時陣我才發覺，我腦海中有關伊的檔案，竟然有幾若年毋捌改變。我的目箍紅，胸坎劇痛，我的目睷充滿著目屎，若親像透早的天貼了霧霧全款，予我看袂著頭前的物件。我嘛知影，我拍拚無欲予目屎流落來，但是我猶是失敗，我趕緊共目屎拭焦，去扶阿媽。原來天公伯仔遐爾殘忍，毋但搶走阮相處的時間，嘛奪走阿媽會當陪我成長的機會。

「天烏矣！」

「阿媽你趕緊轉去！海風掬傷久，對身體無好。」

「我閣陪你坐一下，等一下就轉去。」

阿媽摸著我的手，無閣加講啥物，我感受著伊的溫暖，嘛予我感受著伊對我的愛佻關心。

阿媽peh起來欲轉去。

「阿媽！等我，我陪你轉去！」

我行向阿媽，牽著伊的手，行向轉去厝的路……

## 創作理念

這篇小說的創作動機真簡單，因為我想欲紀錄家己的生命經驗，共阿公佻阿媽的故事寫出來，嘛是予家己一个機會當整理失去親人彼種艱苦的心情。

陳怡伶

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

